

集部

秋澗集卷三十九

元 王惲 撰

記

重建衛輝路總管府帥正堂記

汲之為郡其來乆矣自唐初易而為州歷五季宋金率以防禦節度使來尹治之故其公廨制度廣狹規厥秩秩而不敢越逺國朝中統建元之明年陞州為府前政

因仍不及改作加以歲月深土木弛狹隘頹敝朝夕視事有不堪其處者後二十五年嗣侯達實特穆爾暨總尹耶律漢傑判官常德繼軫來任既而相與議曰維大府距河朔衝會部二州四縣一司治稱匪易堂則乃赫焉具瞻之地其承宣王澤聽斷民事齊肅禮容號令約束盡在于是今狹陋若爾殆非所以恪王事而儼官守也又以品秩等威視堂之隆殺固不可與舊也相類於是張皇前規構而一新凡為楹三鉅筵東西六尋有奇

南北邃三十有七尺高爽靖深公居儼稱復作左右翼廳各三楹及增榮儀閑俾與新廨映帶相奐仍扁其額曰帥正復舊觀也凡三月告成詢其費曰安取𣪠公稍以給之越六月某日命饗于新堂會僚佐屬吏與郡之士夫肅四方之賓旅大合樂以落之望之儼然與飛雲傑構相雄誇矣故老歎息以謂百年來方覩官府若斯之盛吁治其可忽也哉而忽而治只在公正從違而已然則何爲公事不私之謂也故公則生明何爲正正己

而正不正者也故正則可大天下之事未有不公而治民未有不正而格官孰有不順而穆者乎於斯之際當官者固未暇以清心省事為職而守正從心何嘗有時不可間之哉大凡人之心公而有恒徳者苟事有可為必為不怠詎肯以歳月去留容心於其間哉今斯役之作惟其若然故能于供億㸃掌外又能于興滯補獘如此可謂賢也已既卒事來丐文于余以邦大夫之賢者方事之以相勉况鄉國盛事其敢以不敏辭于是乎大

書于石庸告來者抑又知公等必葺之意云至元廿六年歲在己丑五月日記

郭氏挹翠樓記

共人郭子忠起書樓于所居之西市以地形爽塏高甫尋丈而有縹渺飛動之勢既落成來丐名與記予以共為邑距太行東麓迤山疊阜映帶回抱矯首而觀盡得西南林壑風烟之勝因扁其顏曰挹翠顧惟澹癖仁智之樂蚤歲有懷嘗從諸賢讀書山房洒洒然如有所得

如龍門石門白鹿寓百家巖等山皆左右絶觀雖嘗歷覽而屢至然爛吾屐而跡其形固未嘗支手板而當其氣之爽也若夫積翠横空一碧萬仞空濛霏微騰滋泛潤眷我樓居壺開碧供而又秋雨霽殘陽暮夕氣轉佳千鬟溼霧主人于是詠飛鳥與還之詩誦烟光凝紫之句攬其秀則詩脾儘清挹其輝則芳罇溢淥至于野風吹來江月引去曽黎明而已集喜虛懷之延佇吾想夫共之全盛時愛山而起構者若湯金之麗譙公廨之危

榭太師張公之溪亭丞相蔡侯之别墅其餘臺亭觀閣
層軒曲檻前後非一雖昔人已非而山川良是繡之挼
藍潑黛爭妍競秀為名家之奇貨供騷客之珍玩者一
旦悉為郭氏奄去不知一樓之勞之費其將幾何乃為
造物所偏而獨饗者乃爾其富宜乎釋然而樂與有餘
而樂無窮也因念萬物盈于兩間洪纖高下固云不齊
要其氣體物與吾一也彼山之丕凝篤實發光輝若然
猶家之系積善行致慶流餘裕今郭氏在承平時為衛

之大家世以藥石為業迺若爾考爾叔秉彛藴秀稱鄉里善人其冀其肖者斯美具在子今不失舊物能擴而充之齊其本而大其末與霏霏微微者日新于華構之下俾後之來者挹而注之以膏其末光雷而潰之以行其餘慶安知方寸之木不高于岑樓也耶至元廿四年歲次丁亥上元日記

秋澗記

山之有澗猶人之有量數也苟夷隘以狹人將無以

自處况能物之容乎太行諸山去郡西五十里而近予
昔遠遊西自百家巖東盡靈山北崦並山之麓深溪鉅
澗縱横交絡折而東騖秋水而時至蕩瑩滌瀹允猶翕
合咸就約束滔滔汩汩迤邐而去或清或濁無遠無邇
不擇細大順受而併容者此澗之量也至于流潤決壅
激而爲飛湍旋而爲盤渦匯而爲淵渾束而爲細流巖
屋以伏其怒巨石以殺其勢就泛長傾順流遠引漑平
田而有秋浮大木而出谷不致肆濫横潰使一漫流害

至大川而後已者此澗之功也及其忽焉收潦千里一空曽少遺用以自潤縈紆盤折沉深而澗遠漲痕在而流沫空沙尾平而崖涘峻紛兮交貫曠兮長虚水之去來雖有緩急澗之吞吐初自若也又類夫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成有終者是又澗之不有其量之與功也嗚呼澗乎其見用于秋之時乎余嚮在京師客有善推策者嘗有所請渠曰子非王秋澗乎予曰然客曰既云秋澗致用有在第未之至耳然觀子之流行與時當有東

南遊役大富厥覽不特泛長江而觀七澤也顧子思存乎見少不自以為多可也是則澗之量數不其容乃大歟余唯而退至元廿六年已丑歲秋八月望日記

堆金塚記

國朝癸酉歲天兵北動奄奠中夏明年分道而南連亘河朔衛乃被圍專三日城破以州旅拒不即下悉驅民出泊近甸無噍類殄殲初星妖下流淇上羣兒氣吐成謠閧歌里陌間曰團練冬半破年寒食節絶人烟之讖

尋罹厄實貞祐二年春正月十有二日也時太一度師
蕭公當危急際以智逸去是年冬十一月師自河南來
歸睨其城郭為墟暴骨如莽師惻然哀之遂括衣盂所
有募人力斂遺骸至斷溝眢井樵蓬蔽塞掇拾罔漏乃
卜州西北二里許故陳城内地鑿三坎瘞而丘之仍設
醮祭以妥厥靈游魂號魄雖露焄蒿同歸一窆其深林
暮夜之號陰壁枯血之火熒沈啾寂無復光怪蓋因寘
薦而脫其滯之幽依道廕而復坤靈之厚幽明雖殊存

殁而有慼焉而師之掩覆仁心於鄉梓之義極矣今其封俗呼為堆金塚言人骨久而化金石也每歲清明後一日邦人聚奠以信㤗招本宫為尸而祝之六代師全祐懇予文紀其事以鳴先德嗚呼三代而下以智力相角其勢不干戈血肉而莫之已何天地生物之仁返如是其盭哉豈周天之運厄會有時中來而不可逭耶豈立極之道仁義迹熄自取陵遲而然耶豈蒼茫兩間初無關係物盛而衰自然而然耶皆不可得而必也第嘉師生平以

道濟衆力苟可及不忍以一物失所類如此初師既葬主柘之延祥觀壬辰冬大兵至城下師懲前日河朔兵尭之慘復以一言活萬家于鋒鏑之下古稱澤及枯朽矧生人乎師之謂也向使師遭時得位其仁民愛物之功豈如是而已耶因併及之師諱道輔字公弼甫冠嗣主宗教後加謚號中和仁靖真人云至元十九年龍集壬午窮臘日謹記

霍岳肇祀記

至元九年冬朝廷以郡邑鎮山大浸載諸典秩者所司
三載一祀霍岳在河東實為靈鎮故事每歲以仲夏土
極之日用信報禮昭虔度也明年癸酉夏六月廿六日
惲行縣北走霍邑前抵洪洞雨不克邁越翼日抵趙城
適嚴祀省牲之夕乃率霍州判官連漢臣監縣事塔的
尹裴國用主縣簿劉偉齊宿祠下將事之夜風雨交作
既祠之朝陰霾四開三獻禮成陰風肅然神峰鶩嶺軒
豁呈露雖韓潮陽之禮衡岳孔廣州之祀南海不足以

踰其快也陪祀者府兵曹解禎縣佐史高政稅監張承慶邑人薛昌齡嶽廟道士李志貞與唐寺僧普光執事者史王庭玉等二十五人遂相與餟飲神貺而退承直郎平陽路總管府判官前監察御史汲郡王惲題記從行者閭山張思誠子公聘

表忠觀碑始末記

至元庚寅冬予自福唐得告北歸前次臨安客有以表忠觀碑為言者字作擘窠大書殊偉麗也詢之馬御史

德昌如所聞云𧰼在龍井不十里遠能一到其下豁先
覩爲快何如予以長淮廹涷爲謝適鮮于生在坐屬伯
機他日打一本惠及足矣曰諾旣而杳然明年辛卯秋
吾友傅君士開赴官兩浙仍託以取逮壬辰夏六月傅
自杭特令人付來其碑作四巨軸裝潢如法蓋亡宋故
家物也噫坡書在霄壤間忠義之氣鬱鬱然秋色爭高
雖片言隻字不可遺逸宜其世寶而力致之也故心存
夢想求以三歲之久跨越江湖至自二千里之遠一旦

高堂素壁如天球河圖弘璧琬琰對越左右誠可貴也左山云古人不可復作所得見者筆蹟而已況公斯文關係世教令人讀之有忠孝之勸烏可祇以翰墨為之論乎然一一較之蓋即印泥折釵股之法也是月廿八日書于春露堂之扶疏軒

睢州儀封縣創建廟學記

道之大原出于天以之修齊治平格非心而敘彛倫者孔孟之教之功也其為天下通祀宜矣況存神過化之

地乎儀封縣金正大間割考東明襄三邑地立治于黄陵之通安堡以古儀城在焉故名取之儀即春秋衛之邊邑其爲孔轍頓次封人請見之處諒無疑矣兵後縣廢歲壬子國家經略河南移理于通安南平城里桑土衍沃民俗便安然官府初創禮文之事有未遑暇者吾夫子歲時假公舍而釋菜焉其邑長盛君即議起廟堂于良方後爲風雨攸壞癸酉秋裴滿君自陳留令來尹斯邑既告謁顧清廟如是惴惴不少安乃與監縣昂阿

喇等誄曰承流宣化事神善俗皆我之責吾夫子政之本教之宗也獨以濟時行道轍環中國以木鐸而徇衛者屢矣千古而下時移事在雖眇邈遺音而二仲行奠車聲轔轔肅焉來格不侈大宮庭將何以發越奎光致邑人觀感之深者焉遂與繼任和爾齊暨僚屬各捐俸易爽塏地于東南敞士庶聞風亦翕然響應于是定方中繚崇垣起禮殿敞神閟下至講堂齋舍庖湢之所莫不完美元聖素臣黼坐有儼宏麗靖深蔚為東南宮

廟之冠教諭張庭珪等實董其役君既代之明年尹程亮簿劉楫嘉其誄作之勤烏可使無聞于後乃令學直李攀鱗持狀來丐文以紀其本末小子惲向提憲閩海道出茲邑覩靚斯美周行慨嘆何有志成事也如是是可書也因重為告之曰風化者致治之原人材者為政之具人材盛衰民俗淳漓一係夫學校之興替故前人以庠序為國之元氣誠知言哉我國家以神武戡定區宇至戊戌間生聚甫集首闡猷設科擢賢僑復戶役其

所以開太平之基者固權輿于茲矣逮聖天子嗣復張

皇潤色越先朝有光如釋奠具儀禁護著令內而開國

學教胄子辟雍成均遺法外而勉郡縣鄉社置師儒以

採鄙朴擢用講明條格甚悉於明德新民之具崇尚循

誘之方可謂備矣而任師帥者承宣贊理以副上之所

尚宜何如哉裴莅仕初以通國字充胄子教授宜其下

車首議教基敦風俗爲本可謂知所務矣君諱巽世爲

遼右顯族資明達以廟學一節觀之知其爲能官者其

年月日謹記

義勇武安王祠記

汲縣縣治即故尉司公廨內舊有武安王祠莫究其所始而可見者金泰和初信武將軍完顏師古重加修飾昭黙禱而答靈貺也兵後廢撤不存有元中統癸亥簿聶元擒詰強傑未即厥事假靈于神已而如所願遂即治左復廟而貌之癸未之水又從而圯焉至元丙戌真定録判劉聚來主縣簿以游擊有功田里頗安不敢居

其能越神明是歸遂以起廢為己任星甫周神栖像設
一切修而廣之妥靈揭虔中外交肅既落成來懇文以
紀本末仍表夫神之所以昭昭者予乃為之說曰忠義
者天下之大閑良心者衆人之素有惟夫超倫逸羣之
士得時行道毅然不拔乃能見二者之用而使後世畏
仰愈久而愈不忘者豈非公與公遭漢室傾頹羣雄血
鬭玄黄之際識昭烈而翊戴之紹延漢基而明君臣一
定之分報效曹公不為利怵以決去就當然之機至氣

淩三軍威振中夏而擅國士之風者此無他不過擴秉彜之良心信濟時之大義耳公既沒其陰相餘烈加於生者殊多豈豪傑英偉之氣無時而息加以人心素有聚精於此默相動盪有不期然而然者邪是則公為不沒矣嗚呼其可不敬也夫故百世而下宫居血食衮冕而王宜矣及夫世敎下衰禍福儌動之說興淫祀妄禱唯知曰我祭則受福此豈理也哉孰謂神顧而饗之耶今汝等既新斯宇當念夫人之所以致斯者義而已吾

之所以感神者能極夫義之所至則幽明兩間豈惟感格之理名實俱得將見簡簡穰穰之福降而孔邪矣俾刻諸麗石以告來哲至元廿八年五月重午日謹記

勉齋記

人有不若之恥天下事未有行而弗至者況彝秉昭融從容于循勉者乎郎中杜君季明聞僕名而喜之書所著勉齋等篇贈予疾讀數過其修辭行已一以經旨爲據有味哉斯言也誠信道篤持志堅進進而不晝者也

予乃為之說曰夫聖人之道體微而用費辭要而理奧雖聖賢有所弗知故學之者弗措也充而至于極愚必明柔必強書之懋哉詩之匪懈皆是也子思子因道述教發越微奧曰勉強而行之信聖賢善誘致用自得之良規也然乏粹美之姿者不可得而勉無資深之志者勉焉而未易得二者皆具無致用之位徒勉一切俾兼善之功不及于物斯亦君子之所恥也故傳曰幼而學壯而欲行之由是而觀士志于學不止徒善乃為循勉

之極今君彛秉超卓言慎行敏挺身頽波砥柱屹立遊
公卿之門當形勢之途毅然以道義自任不爲外物所
移日廣忠益思成具瞻之美推轂多士以伸兼善之心
正以負倔矯之姿明當勉之理自誠而明由已以達物
其大者遠者還有功而立致效也爲不難將見一拳之
石聳泰岱於目前一勺之水沛霖雨于天下是則嚮之
思而得勉而中從容中道聖賢與同歸矣僕壯年竊有
志於世已嘗少用於試間或勉中思得念天下之事莫

此樂也今行就衰謝及聞伯夷之風振衰激懦耿耿有不去其懐者因爲長歌揄揚吾子之勇且寓夫余之感焉歌曰安肆日偷衆情之常乎黽勉日强君子之志乎施之有用斯又古人之難乎矯矯杜君知恥近勇之倫乎見諸行事而復德日新乎丹磋玉琢殆起余者商乎行雖衰矣衷或誘其愚乎雖佩玉長裾尚足以利乎走趨也於是乎書

終南山集仙觀記

予自壯歲宦游四方經涉河山大地昔賢遺蹟未嘗不彷徉臨望富覽勝槩而去尚自視歉然者獨欠秦中一游每聞談關輔形勢漢唐間風聲氣習翹翹褰裳夢寐長往今年夏四月有虛齋道人楊姓者踵門來謁拈香具禮罄折而前曰側聆先生名德久矣自惟何幸于焉得遇繼出一圖示余指似云終南縣重陽祖庭西南甘源水左由石碧入峪道即陡陰磴山行二十里而遠抵望仙坪得唐以來集仙庵故址山中人傳云昔有古僊

人呂翁者嘗學道於此近代有長生師劉公愛其巖曲幽勝清泉灌木陰湛迷邃迺結茅雲隱畧有與築兵餘雲荒石老無復人跡林光空翠景氣長清當時貧道從三洞弘玄師真侍香重陽丈室既而以法籙事辭師入山結習修靜遂步上甘谷東峯不覺適喜曰此吾巢松稅駕之地也乃與方外二三友道宣聰真輩定居而建其所當奉壇場神室等祠歲時清供鐘磬之音隱然山谷間如回嶺丹樓諸峰漢洞神湫之境雲烟動色亦欣

吾來盟洞明真人祁公聞之嘉其志堅可與有立給觀名曰集仙至元癸未皇姪永昌王易其額有玉清昭應之號經營未已洞口有光人跡踵至復避喧趣靜斂裳宵遯東入商嶺廬天柱峯及漫川之青崖往來逋止將終身焉居無幾何俄為尺一喚去待詔闕下付以禱雨上下之事自是齋居致敬焉感名幽眺呵禁不祥屈從法駕往還兩間者凡二年于兹癸巳春蒙恩復以傳送還本山將行切自揆遭遇明時莫大之幸越玄門儘光

重念山齋寂寥歸無片辭以勒巖石使後之尋盟嵩以見住山歲月閒先樓觀而雲龕石室亦曾覩鶴書赴壠鳴騶入谷之責哉敢再拜以記大爲請且償先生平時所願言余嘗謂道家者流以淡泊虛無爲宗以忘言絕俗爲事或者須人爲徒心存濟度如三洞五雷盟威正一等法行符勅水驅逐疾疫鞭笞鬼物使邪氣罔奸而間其于補助世教有不得後焉者方之與世相遺歸潔一身槁死山林長往而不來者爲有間矣故樂爲書之

楊法諱道謙蜀之銅梁人號保光子上世有以進士為巴西令者某年月日記

彭澤縣創修二賢堂記

自昔宰彭澤者其麗不鮮獨二賢者至今屋而祀之在縣西市里者靖節陶公也其在東門内者唐相梁公也歲貌残圮偈虔斯在蓋其高風義烈上薄雲日千載而下大有闗于世教者然也總尹周侯諒其如是越到官之明年既治廟學遂遷二賢祠于神閟之右作新守以

合饗之仍榜之曰二賢堂至元甲午春侯會予於京師
迺以祠事相告且曰二公皆宰茲邑行已去就有畧不
同者先生試為錯言之余曰淵明以長沙世胄起而絲
歌知其不可而去及宋業漸隆不復仕進義熈而後止
書甲子明見恥臣于宋豈惟隱居求志抑且勵薄俗而
明大義也故綱目以晉徵士卒書之梁公有唐忠臣被
遞遠謫志在復辟此隱忍就功可久可速藏器俟時之
意遠若二公者考其跡則異揆其心則同孟軻氏謂禹

稷顏回同道易地則皆然者是也一堂並祀何嫌何疑
周侯曰嘻有是哉不肖初心固不外此特取正於公耳
今將謁諸公賦詩合興同而萃全美幸內翰以首倡題
諸篇端會歸付之郡人俾刻石祠下以告二公雖云義
起焉可闕其說焉于是乎書是歲三月望日記

克巳齋記

御史中丞崔公作新齋于私第中門之內為朝夕見賓
客廣忠益之所扁其顏曰克巳中外士夫間而疑焉蓋

以公忠亮簡在帝心四方想見其風采勲名事業無愧于昔賢方且孜孜焉汲汲焉致力于方學者所務僕為之説曰天之降大任于斯人也俾經綸一世之事其時政之得失思有以論列之生民之利病思有以興除之人材沉滯賴之而薦舉奸邪横恣仰之而糾繩況辯公私於時事不同之後論紀綱於功利競進之餘是恒處於憂患之役而踐乎艱險之塗矣職臺憲者可謂責之重而任之不易矣自非材德備具卓爾千人之英志氣

剛明信乎萬物之表偏蔽躁妄力制嗜欲之私視聽云為粹發性情之正厲忠直而靡他無瑕疵之可摘既正身而格物先律己而治人者詎能厭公論而服衆心振清風于臺閣者哉而公端本澄源之志實有在于此宜其于聖賢傳授心法切要之理黙識心通景仰取法有不能自已者惟公歷事两朝久執臺憲忠君愛物之念若飢渴之於飲食當其論列主宰之際犯顔匪躬挺然以直道偉論獨步一時曾無顧忌退縮之私固已循天

理之至公思復本心之全德矣雖然顔子入室大賢得聖人為之依歸夙承善誘鑽仰篤信猶不免違仁于三月之後别餘人哉蓋天理人欲只在于公私一念之頃惟致知是期物格知至者動静以察其變朝昏以精其思久蹈彜則靡息厥修者方造聖賢閫域故衛武公年登九秩作抑詩以自警司馬文正存守一誠終身不易今公既循聖賢治心行已之要道復如二公貞固自持服膺勿失日就月將豈惟緝熙于光明將見與昔同歸

而賢不殊矣公以齋記見屬僕年衰老懶于筆研直書

臆見姑塞雅命云

秋澗集卷三十九

秋澗集卷四十

元　王惲　撰

記

傳國玉璽記

粤皇王肇興必有靈貺自甄董生所謂天之所大奉使之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則受命之符如龜圖龍馬火烏之類是也三代而下視符寶爲重以守以傳

體用大著維大元至元三十一年甲午春正月辛巳御史中丞臣崔彧聞故太師國王孫通政院倅拾得家以宴甚岀橫玉託憲臺彖胥庫庫楚者沽諸市以物制非常竟不售今取而視之廼黝玉寶符其方四寸螭紐交蟠四無邉際中洞橫竅其篆畫作蟲鳥魚龍之狀即名御史裏行臣楊桓辨其刻文曰此此先秦以藍田瑑追琢受命璽也臣彧即持詣宮府介鎮國上將軍都指揮使詹事丞臣王慶瑞通謁投進皇妃御前玉音慰諭賜幣

各有差異日二月壬午朔金紫光禄大夫中書右丞相臣旺扎勒率翰林集賢兩院學士凡十有一人詣直宿閣入賀有間皇太妃命出斯寶賜諸臣傳觀精彩景氣光動宫闕翰林承旨董文用等相與稱説曰斯璽也自秦迄今千六百餘載其間顯晦固為不常今者方皇太孫嗣服之際弗先弗後適當其時而出此最可重者蒙宣諭而退臣惲等復考其近而明見者按金集禮云玉璽一十五面俱得之于宋内受天璽者宋紹聖間得之

咸陽段氏當時命禮部翰林太常等官考驗實係漢前
傳璽遂以禮祗受金亡莫究其所在今之所進其文章
制度玉色校集禮所載即此璽也昔曾見麟璽于江左
唐得賜寶于崔侁事出惝怳傳疑後人元帝猶藉之以
中興代宗尚因之而紀號俱未若斯璽實前代有天下
者之鎮寶應運呈瑞不涉誕妄非人力所致而一旦自
至意者上天申祐奉而大之赫為新朝受命貞符昭昭
矣抑表夫歷數斯在開邦家無疆之休者光賁前古矣

稽首嘉歎於皇盛哉臣惲自惟職叨詞館獲覩非常老眼增明不為不幸可無文於後遂綴緝本末用紀大瑞翰林學士嘉議大夫臣王惲謹記

疏軒記并銘

安君世有雲中人父善甫亦佳士世有前進士舜臣李公門人性姿善淑言貌謙撝早歲讀書不樂仕進壬辰後從家大燕今居文明東里有宅一區軒楹外隙地寬閒分畦種蔬日以為樂有人過而以蔬名軒既以秘監

新泉即楊武子䝉其扁又求秋澗野老銘其心因為之說曰貧家蔬食當米粟之半此正詩書為業蔬淡自娛者也傳有之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我有旨蓄亦以御冬蔬之為用夫豈小補者哉然夫子以吾不如老圃辭而闢須者何君子為學而志其大者遠者遲遊聖人之門以是為請失其志之所尚故也大要士之處世隨其窮達本末先後為得昔程氏以人嘗咬得菜根百事可做胡康侯為之擊節嘆賞真西山謂大夫士不可使不

知其味斯民不可使有此色此固大人之事但二公為之一轉語耳又比年來士夫例有別號未免封已養高鮮不以清美自衒如以終南而為捷徑指少室而索高價者往往有之恬不為怪至於飯疏飲水曲肱自樂庶幾顏氏克己之功將何不可者哉於是書以為記乃為之歌曰翽翽庭蔌雨露濡兮秋高氣嚴碧雲腴兮夕啜朝烹供吾用兮日費萬錢鼎食重兮一蔬餬口吾儕分兮既不知食肉之多憂余胡為之邀悶兮咀嚼飢腸出

奇策兮不致蒼生有此色兮歌闋而去

漢大司馬博陸侯霍將軍祠堂記

蠡吾治城西北郊有漢大司馬霍將軍遺祠址相仍即侯之故封考諸傳注博陸鄉名職方載博野本蠡縣地居博水之野故名終以陵遷谷變疆里蒼莽有不敢擴實者然以地形相度今之博野安知非漢鄉之博陸乎廟權輿莫究何代以信傳信必有所自至元十七年予按部次州來謁祠下荒壇喬木宛在目中老屋庳漏不

陣風日過客惻然心䰟動盍疇為神貺而顧之耶因屬守以義起廢具邦人贍吏諾而退逮三十一年甲午予承乏翰林省左署郎官劉源郡人也以東曹掾徐鳳來告曰弊邑霍侯祠者舊其葺今易而一新内翰幸不忘久要尚惠一言㢘免夫旌紀寂寥之嘆盖甞論人臣以道事君身名俱全克始克終者世難其人三代而下能膺斯任者惟將軍為然將軍諱光字子孟早以大忠至謨見知武皇及其受顧命付後事至擁昭立宣周孤所

託班固論賛雖殷之伊尹周之姬旦初不是過誠哉斯言也所謂伊周者為天立極為生民永命為萬世開太平是也其生則若爾其殁也與草木同腐豈理也哉且匹夫匹婦以一節獨行表見鄉曲尚能感激後賢尸而祝之於社況將軍乎然神即人之心也誠敬所在乃神心之所在今郡人葉新廟歳時虔享因誠起敬如見風采其為神昭鑒也審矣若曰修復故事敬共神明必獲禮于下執事此則神當然之理吾不當以是心徼之於

冥冥也至元甲午歲上巳日翰林學士嘉議大夫王惲
謹記

趙州栢鄉縣新建文廟記

三代治民之具隨時更易百世而下惟學校存而不廢
盖所以明天理叙彜倫止民于至善之地故也况在今
日有尤不可後焉者惟趙之栢亭本漢鄗邑地隋縣焉
宋金以劇稱板蕩來官府生聚日就完美唯吾夫子廟
宫鞠為茂草者有年于兹殆中統建元之明歲監縣事

陵郡令馮仲德佐史路彧教官范天祥等相與起廢方經理間或者謂廟基廹亭傳雜民屋囂湫卑隘孰謂神一日居此乎於是轂作徐議至因循閲三十寒暑當至元壬辰新令劉君因前政經營緒餘謀于僚吏暨邑中耆宿治城東南陬作新廟而遷之復搆堂于後俾肄業者有常處越是年秋仲上丁尹率寮屬諸生釋菜而落成之鐘鼓俱舉籩豆有踐儀威升降肅焉煌煌邑人聚觀拭目興歎僉謂吾尹起百年之廢一旦煥還舊觀勤

亦至矣其可使無聞於後迺以其走京師介國子司業王君構以學記來請余以司民政者能以學校風化為先故喜聞而樂道之嘗讀漢志論十五國之風氣剛柔緩急類雖不同在聖人設教作新必因材為篤致諸中和而已然精強多感者易為化底滯不材者難為功向嘗提憲朔南屢至兹邑觀其土壤瘠沮且當南北衝要民之奔走供役勞止備極勞則思思則善生此人情之常也況趙之風聲氣習初不異於古為守令者宜知其

俗之易牖乃從而振德之則前日殫絲跕躧悲歌慷慨之俗將見強仁慕義攸興而不自已者皆是也叔基既立道由是生異時風俗丕易人材輩出而曰此權輿於玆不亦善乎匪然司牧者以應上虛行爲心士子者不以進修爲實務其堵而宫之者作餼羊告朔之所吾不知其可也至元三十一年歲在甲午夏六月十有九日謹記

崇玄大師滎君壽堂記

先妣夫人靳氏系出安陽永和里不肖亦嘗提按兩河

相卽臬司理所故知鄴中人物風俗為頗詳聞之姻戚

間女冠榮鍊師者志行修潔祭醮精嚴以道價重一方

迨接際丰儀方順烟目綠髮童顏風度飄飄有出塵之

想然性行敦實言動温恭虛誕荒唐無有也大德丁酉

于方供職館閣師寄示西溪紫山傑作以壽堂記文見

囑且曰翰林先生文學名德與二公伯仲間爾儻遂所

請貧道藉之儘不朽矣二公之文載四披讀其稱揚與

向所聞見而知者脗合無異今二公已矣其文章氣節
尚可振衰懦而傳無窮得遴名其列固所願也乃為筆
之師諱守玉相之農家女自幼貞靜視紛華泊如聞道
家言喜之國朝甲午歲中虛魏大師以全真學主盟彰
德之修真觀時師方齠齔出家往事焉既笄經明行修
披藏為道士復研精正一科式法籙號稱習熟至元乙
亥嗣主觀事師淵默內修聲光外著一旦責當弘演主
張是者甚力貲族豪宗欲謝愆過而資冥福者藉師修

靜期於感通對越故名請者無虛日法與會合風動遠邇學徒踵至信向者聿來迺光昭先業擴充增飾截然一新御史中丞西溪王公為述觀記稱師興緣弘教落落自拔有壯夫不能及者又嘗掌教洞明真人與進授之崇玄師號年踰六秩特構靜室于焉棲息晨起理玄務課學者畢焚香垂簾痛自滌除湛慮澄心審物理之自然悟道體之不息燕處超然而虛室生白矣容齋總尹夙承摩拊仰挹真風榜曰信齋紫山憲使勒銘於石

表夫志道力行終始不渝之確其爲名賢賞識如此師之志行愈昭昭矣大德戊戌壽六十有八乃營是室爲他日復真寧神之所道俗咸謂師山川炳靈道德藉潤振清風開後學纂懿流光方期福壽未涯何遽如許也然人生而死猶晝之有夜寓形宇内同歸于盡此理之必然也今師不爲虛誕荒唐之説所惑能一生死外形骸追蹤賢達以理自勝較夫烹鍊呼吸期于飛升不死昧理亂常僥倖萬一者可謂賢也已年月日謹記

大都宛平縣京西鄉㪂建太一集仙觀記

金源氏熙宗朝一悟真人蕭公以仙聖所授秘籙㪂太一㪂法於汲郡悼后命之驅逐鬼物愈療疾苦皆獲應驗事蹟惝怳驚動當世一悟傳之重明大定間名住天長觀嘗入禁中論道稱旨寵賜甚渥三代虚寂師以道價凝重一時泰和四年太極宮初建命師主焉其四代東瀛子即祖房孫諱輔道師人品峻潔博學富才智士論有山中宰相之目大元壬子歲應世祖皇帝潛邸之

聘名對稱旨上以有道之士特隆禮眷賜號中和仁靖真人寶冠錦披副焉及登大位中和已仙去玄談粹宇有不能忘者詔五代大師居壽至京師特建琳宇勅額太一廣福萬壽宫命主秘祀其香火衣糧之給一出内府逮今承化紀一真人全祐繼奉祀事十載間以受業者衆國之經費日廣堅辭廪料至于再三有司上議禱祠重事供給所需不可闕也全祐撝謙之請亦不可違也良田菓植隷大司農者量宜頒賜置為恒產遂賜順

之坎上故營屯地四千餘畝復慮未臻豐贍元貞改號歲七月哉生明之二日上御神德殿平章政事領大司農臣特格等言宛平縣京西鄉馮家里隸農司籍栗林叢茂川谷間以株而計者約五千數若畫畀全祐廣幾資廣道廢永昭祀事制可全祐榮被恩賚乃自諗曰吾道家者流清心繕性歸潔一身何以仰答恩私有廣開福田朝香夕火祈天永命介求多祉而已明年丙申春相栗林隙地重岡環抱主峯面其北下砦寒泉泓澄碧

溆平地衍沃可引灌溉既奠厥居中構正殿三楹像事
玄元九師祖師真官二堂位其左右前翼兩廡下至寮
舍廚庫莫不備具四周繚以石垣前啟玄門榜曰太乙
集仙觀工既訖乃以不肖猥同丹閉且承事太師求文
諸石昭示來者若稽載籍如元魏之寇謙之李唐之司
馬子微皆以道術昭著顯蒙寵賚史臣屢書特書于以
見山林處士裨贊治化延昌鼎祚不以獨善為高時君
世主欽挹真風優加禮遇不以崇高為大千古而下光

貢簡冊今紙一師操履貞固精嚴祭醮至蒙兩宮眷顧而圖報之誠惟恐不及是觀之建特其餘事耳其感遇之盛與前世同談而共美者矣是可書大德元年九月望日記

隆福宮左都威衛府整暇堂記

元貞二載秋八月隆福宮左都威衛府起堂於肆場中央度宜面勢不侈不陋于以簡閱車徒角較技能隶號令而觀威武焉既落成榜之曰整暇佐幕張洪盧愷奉

威衛王公之命以記文來徵嘗聞公之涖師率府繕修戎政桓桓赳赳蔚有成算若夫營壘雲横耕屯繡錯儲廩實而豊饋餉建警樓而謹朝昏歲時都試申明節制旗旆精明鼓角清亮坐作進退又爲餘事至于醫藥有局吏休以時宣暢恩威撫養士氣以之宿衛宫闈扈從廵幸肅將斧鉞中外辦嚴其趨事赴功士卒緝睦優劣得所自非老臣宿將謀畫素定視若無事者其能如是乎可謂既整而且暇矣顧老生常談安能發越其梗槩

然有文事者必資乎武備而武備者所以昭乎文德也僕雖耄尚能效一辭於尊俎間蓋天下之事曰輕曰重皆有體用明其體者必致于用又古之君子不足其已至貴乎善推其所為以極經濟之美今公以重厚英偉之姿膺爪牙委寄之任罄殫忠勤夷險一節智慮精深有古良將之風砥礪廉隅挺士君子之操寓軍政于國容廸師中之貞吉宜其特蒙眷倚有謀猷克壯曉暢軍事之諭所謂明其體而得效用之實矣推而廣之茲惟

其時霈洪恩而釐宿弊只在從容一言之頃俾内外諸
軍汰冗濫蘇彫瘵極精鋭而伸鬱抑咸若茲軍之整暇
輔助文治固太平不拔之基億萬斯年實顯顯屬望是
則茲堂之構豈特整暇一軍而已哉雖晉楚名卿賢大
夫復出優游戎幕相事機而措時宜恐不易吾言矣使
榮禄大夫塔喇海資德大夫中書右丞王慶瑞昭勇大
將軍阿爾巴哈其貳武德將軍諤勒哲廣威將軍董守敬
日武德將軍齊蘇特穆爾信武將軍張智榮實發其事

詳書其僚佐之姓名者見祠賔之勤謹興造而重事功也大德二載龍集戊戌謹記

青巖山道院記

衛真太行東麓山形迤邐自南運肘北闔其間峰巒㪚斷如巨靈初擘望之儼然而巉秀者蒼峪也循峪北騖越蒼山池山愈深愈雄峻可愛泉溜益清而駛望東北行約十餘里抵青巖山足嵓壑尤美四顧皆崇山茂林列峙環拱其東南有洞府軒豁層崕上寬廣丈許邃四

五十步中泉水洪澄深叵測春仲二日洞出光怪恍惚
泉水湧溢漂浮塵滓源瀉山谷間者一晝夕歲以為信
俗呼曰水簾洞山藉之以清物資以潤清潤之氣不特
散而為烟霏翠靄鬱而為良材靈藥銅鏐玉石之美必
有卓異幽隱之士炳山谿之英靈增景氣之勝槩如廣
施神志存隱邮陰生蒼烟唐甄濟隱居兹山至遠迺化
服分死完節不汚禄山近則四仙清修道行留頌委蛻
不謂之炳靈增勝可乎洞側道院即四仙棲道遺址

山空人去石老雲荒獨一殿巋存至元三禩為全真學者李志和始跧處石礚以修復為已任剷崖堙谷展拓庵地除梗補罅東為坦陛重構玉帝殿洎東西兩廡山靈會駿仙亭下逮庖湢門屛以楹而計者三十數仍改瘞四仙鎮府中統初元太一五代師居壽奉命投龍牒玉簡闕之對以景昭貺殿後闔境旱暵郡長吏來禱車甫旋軫甘澍滂霈逮志和修復增宏郡民於水膂沸日少長畢集願仰瞻禮迺盛為儲待人具醉飽而歸于

是蒼峪勝蹟靈奕一方而游觀嬉樂亦復承平之舊府僚丞韋國井君德常嘉師勤瘁為主張資藉者甚力及來京師復以興建記文來請余郡人也不敢託衰老辭切嘗讀金華洞天記中土山林名勝不載于仙籍者尚多惟蒼峪為天脊左戒輿區去郡里餘一牛鳴危峰叠嶂環繞郛郭盤礴風烟秘藏靈異幽隱之士代不乏人亦洞天不載之一也由志和擴而大之其名固亦佳矣然以遺蹟考焉尚有未盡者今廣施有廟四僊紀行而

甄公大節雖傳卓行于唐史發幽光于韓筆在山中故事獨乏旌記予歸能屋而祀之俾後之游居者灼知景慕審夫出處大義所在以之勉志節而礪薄俗則予與志和名跡附麗前賢共茲山而傳無窮矣井君曰唯大德龍集巳亥上巳日謹記

創建伊洛五賢祠堂記

大德丁酉春洛陽薛君友諒即邵氏安樂窩故址起祠屋中設康節迂叟明道伊川横渠肖像俾致歲時香火

之奉榜曰伊洛五賢祠神嵩清洛光動戶庭明年秋來京師屬不肖為之記迺告之曰二帝三王修己治人之道待孔孟而後明立極垂憲貽則無窮不幸厄于秦雜于漢歷六朝隋唐雖有名公碩士間作迭出其器量足以恢弘至道闢除異端奈智識不能盡窺聖賢要奧擇焉不精語焉不詳又局夫章句文辭之末亂以功利禍福之說致學者汗漫支離莫知統紀時則有衛道之士而無傳道之儒陵遲至于五季其斵喪可謂極矣伊洛

諸公奮起百世綰持道樞探窮淵源克紹絶學內有以究聖賢規模之大外有以備踐履節目之詳故孔孟之教復明斯文得歸于正後學知所適從盖二百年於兹矣然科舉利禄之習既久遽未丕變以極夫功用之至伏遇我世祖文武皇帝資挺上聖運啓休明崇尚儒術尊禮賢俊于是許竇王姚諸公宗伊洛學陳説孔孟立極垂憲之教以致二帝三王所以修己治人要道盖已收明德新民殊效于中統至元之際今內而賛助經綸

外而佐理政化多前日執簡傳經之士推原本自則伊洛諸賢發明維持之功不為鮮矣雖配享學宫天下通祀可也況二程世家河南康節迓叟横渠聿來胥宇相從至數十年之久聚精會神推明訂正莫非修齊治平之方性命道德之理至于談笑游衍亦皆格物致知之餘篤志力行清修苦節專以移風易俗勉勵學者為主今讀遺書按故迹其英邁純粹氣象尚可髣髴復廟而貌之俾向之景仰高風者足以致其誠愨今而後瞻拜

清光者可以感其善心尚何俟贅蕪陋於其間哉敢以不敏辭友諒曰昔潮人修韓文公廟東坡有碑南雄三先生祠晦菴作記謹著歲月以示來者不為無例曰若扳援昔賢則不肖年迫衰老懶於筆研又瞠乎其後惟友諒先世為洛中名士其讀書慎行名遣仕版可謂不墜箕裘矣前任常德府推復九賢祠今又創兹宇庶幾有志于修已治人者非特邀取美名而已也是不可不書大德戊戌歲冬十二月臘日記

汴梁路城隍廟記

汴梁之廟事城隍神其來尚矣壬辰兵後廢撤不存河南路兵馬都總管劉侯福大懼無以妥靈揭虔曰事神治人守吏職也可偏廢乎於是相新昌里爽塏地西南二方界以通衢劉侯私第鄰其東北則抵居民萬氏廣袤餘七畝繚以重垣中起正殿像設有儼前敞臺門扃門嚴肅左右則環廡構室敦請女冠孟景禮向妙順朱妙明輩相與住持奠奉香火景禮四元宗獻之女童丱

入道以彤管之懿資膺黄冠之妙選享年八十有五無疾而逝妙順亦出名家探賾玄理解屬文辭與孟同年仙去景禮臨終貽屬妙明曰汝等祇嚴修潔益守廟祊無負劉侯付託妙明唯曰敢不欽承誨音歲甲辰劉侯命侍人周氏韓氏披戴禮棲雲王真人爲師訓周曰妙元韓曰妙温與妙明爲徒侶所需衣糧皆出劉侯資給妙温妙明俱壽臻期頤相繼蟬蛻既而劉侯第四子保定路總尹某卒夫人圖克坦氏痛伉儷之中睽感榮華之

易歇聿來棲跡法號妙真道俗咨嘆祠宇為增重焉妙元洎妙真罄匃粧奩資藉刻苦撙節遂重修正殿臺門創建獻廡子孫司及道衆寮舍齋厨輪奐一新蒙洞明真人稱賞加妙元以純真素德散人之號今年登七秩日誦五千玄言為課朝夕焚頌祝聖人壽願天下安鶴髮童顔精健不少衰復慮興建本末不能昭晰于後走書幣求記于秋澗翁予宦遊大梁者屢矣京師故國遺跡亦嘗周覽今雖衰老忽無一言載明其間謹按祀典

陽氣升而天神降地氣肅而神鬼出自邦國而達于臣庶家祭秩切近者社稷五祀而已城隍初未載也世說秦功臣馮尚見夢於漢高帝曰奉天帝命與王知領城隍陰事雖惝怳不可致詰然自漢訖今遂為天下通祀社與五祀雖有常尊當時用事莫城隍若也況汴梁為六代都會四方輳集城池盤礴衢陌交通人物號稱繁夥精英粹集晝夜閙閙死生變化幽明兩間其有神為之主司也審矣夫城隍地道也古人求神各以其類今

俾女冠主其祀事宜矣傳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言誠潔可以感通神明也如景禮妙元妙明妙真等咸出于詩禮名家薰膏鼎族清修道行敬恭神祇致廟貌完固闔郡瞻仰雖其誠篤致然亦由神明有以護者哉而推源本自不能忘經始之勤是可書大德三年十二月吉日記

真常觀記

大都南城故宜中里真常觀為全真學者重玄子樊君

所建也惟全真教倡于重陽王尊師道行於丘仙翁逮真常李公體含妙用動應玄機通明中正價重一時可謂成全光大矣重玄子自童丱受業天資爽朗嶄然已露頭角由是日獲承侍聽其諄誨仰其高風神致灑然春融蟬蛻與之俱化玄覽之暇詩章篆隸亦時習之既壯辭達體要與事物接無所凝滯衆以不凡許之真常師嗣主法席委掌貲用出納明會計當已無私焉師為稱貲曰財賄衆所貪得令遠疑怨不為行妨吾將大有

以昇之時朝家欽祀真風所在宮觀相望如林都會地
獨闕楚頌之所乃遂充道録俾張皇教基供奉闕庭雖
越在風沙數千里外慨然命駕曾無難色至則潔已應
物通變無方致宗風弘演王公貴人為之尊禮主張蒙
中宮賜錦衣金冠俾降御香於燕都師真紀堂殊光顯
也庚戌間真常真人洎十八大師光膺寶冠雲帔下至
四方名德亦獲紫衣師號之寵改觀為宮周旋之力為
多繼奉貫呼賢菴教主提點彰德路道教事逮誠明真

人嗣敬念其者識殊顧念也晚節退休與時消息至元二十二載易張侯故第為幽棲所榜曰真常觀示不忘本也崇堂為殿下至齋廚庫廐修治完整復置蔬圃一區負郭田二百畝資給道衆乃洒掃涓潔廣植花木使境趣清深日端儼丈室炷香撫琴客至問何為曰吾方凝神坐忘與造物者遊凡往來者皆一時名公李敬齋趙虎巖與翰林王慎獨左轄姚雪齋鹿菴王承旨少傅竇公冀國王公愛其風度才識締交方外太史公曰觀

友知人亶其然乎元貞元祀其月其日師晨興召門弟子齊道亨劉道安付以後事怡然而逝閱世四百五十六甲子凝神于五華山倦瑩道亨純直有持守祗承遺緒朝夕惴惴增飾固執惟恐失墜掌教玄逸真人與其進署宗門提點加沖玄師號一日介劉道錄文甫請述觀記予僚契雷若齋與師昔同鄉校夤緣有一日之雅且重劉請勉爲件右切有所感乃爲之說曰二氣氤氳五行儲精長材秀民無世無之第學以致其道行以效其

用功成名遂者幾何人斯當金季俶擾綱常文物蕩無
子遺其時設教者獨全真家士之慕高遠欲脫世網者
舍是將安往予嘗究其說不過絶利欲而篤勞苦推有
餘而貴不爭要歸清淨無為而已如重玄子扶翊道紀
宗嶽玄務公材吏用藹然見于脫頹游𠬛之外其妙固
翩翩而獨征託遺響于高風者矣然推本原自信其良
知良能耿耿有不可掩焉者不謂之長材秀民可乎向
使率性以明當然之理務學以廣通變之方列周行握

要樞以投功名之會樹立巉然恐不如是而止之也撫卷懐人為一慨惜師諱志應字順甫岀平陽汾西官族自稱重玄子法號淵静通虚大師廣陽之真常麗澤之靈都皆别館也仍為門人作望思歸來之篇其辭曰瓊芝峨冠兮青霞縈裳遠引高蹈兮與道翺翔至人岀世兮化現無方驂駕鶴馭兮力振玄綱仙遊有恨兮門人涕滂蓬萊東望兮雲海茫茫松桂輪囷兮欝欝其芳偃息有室兮燕處有堂仙標彷彿兮誨音琅琅師今不見

兮莫知我傷宗風通暢兮汨流有光神遊故山兮陰儲
吉祥倒景遺照兮土苴是揚庶幾華表兮歸來之章

故翰林學士紫山胡公祠堂記

紫山胡公捐館之三載彰德監尹托里巴哈暨廉訪使
旺律與郡士民詢謀僉同乃像公於治城西郭別墅之
讀易堂于以揭虔妥靈致歲時香火之奠諗不肖交款
知平生詳請書其事于石酌量契義不敢以衰耄辭夫
士有生無聞于時潛德幽光發越于後蓋行義立言曠

世而相感也亦有富貴薰天振耀遠邇卒然傾謝磨滅無紀豈德薄用淺無可稱述而然耶若夫其生也爲人所敬慕其殁也致人所懐思至銜于志慮見于羮墻非人品峻絶事業顯著盛徳至善感格人心恱而誠服有不可忘者安能如是哉紫山固名士才大夫佐理於朝讜言直論不屈權貴作儆名藩吏畏民愛治行爲諸郡最摧任風憲擊奸發伏褰衣具瞻有風動百城之目其臺閣之清規幕府之公論固在也曰并汾曰齊魯遺愛

善政亦不忘也而於鄉郡未嘗臨莅今像而祀之余初甚疑既而得其說焉金季喪亂士失所業先輩諸公絕無僅有後生晚學既無進望又不知適從或泥古溺偏不善變化或曲學小材初非適用故舉世皆曰儒者執一而不通迂闊而寡要於是士風大沮惟公起諸生秉雄剛之俊德負起卓之奇才慨然特達力振頹風志大學致實用談笑議論揮斥流俗文章氣節振蕩一時其見諸容庚事業者皆仁義道德之餘剛明正大終始一

節追配昔賢矯革時弊故天下翕然想聞風采皆曰紫山學備四科望高一世真豪傑之士爭先覩為快況二侯與郡士民執經傳道質疑請益或親炙而為矜式者哉沒而配社尸而祝之揆例祀典其誰曰不然若以匹夫而作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論之振衰激懦屹砥柱之狂標回狂瀾於既倒清風之所激德澤之所及霑丐後學多矣是則繫斯文之盛衰與士風之輕重非相人所得頡頏而私也雖然二侯出貴族世胄樂道而自忘

其勞尊賢而能知所宗昔鄒孟氏譏列國諸侯不能尊賢迺曰貴貴尊賢其義一也垂訓深矣後世之監收實古諸侯今二侯取法聖賢於千載之後行古昔所不能行其賢於人也遠矣豈止如是而已後之讀斯文者將有所興感而取法焉公諱祗遹字紹開自號紫山磁之武安人由中書郎官歷河東山東按察使濟寧總管仕至翰林學士大中大夫大德五年歲次辛丑清明前一日記

胙城縣廟學記

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儷景風雲戡定屯難賛敷文德共致太平故孔子曰如有王者作必世而後仁鄒孟氏亦云所謂故國者有世臣之謂也信哉言乎惟胙邑金末城宜村渡行河平軍事以扞禦兵衝既而國朝帥臣薩奇蘇巴哈監總五路兵處蹂餘燼攻而拔焉駐軍守據迫金主東走睢陽斫營夜鬭竟歿死城下先是公父綽爾圖嚕卜以萬夫長將選鋒圍困大名中流矢而

卒迨金亡朝廷追錄載世忠蓋賜夫人楊氏世封戶於
肸孫布呼齊實嗣其後雖州遷而縣其故家遺風餘俗
固在也當金末危急草創際俎豆之事有不遑及國朝
甲午歲漕使宗亨肇建禮殿三巨筵壯麗翬飛為諸路
冠後三十五歲尹劉庭擬而新之復起明新堂於後其
正門賢廡尚闕學舍生徒初不論也迨元貞改號冬嗣
侯布呼齊擢任本道廉訪使路出于肸首謁廟宮覩其
如是曰欽惟詔條責實在我乃敦諭尹張孔鑄以興修

為任尹承命經營有方趣使惟謹首建神閣擇師立學縣中子弟來受業者日衆侯乃出所藏經史數千卷資藉講誦尹復闢良田五頃造祭器百餘事供給二丁釋菜諸生廪料之費兩廡方締構而及瓜代後尹李君卒成其役仍繪七十子諸大儒肖像于壁䏊之廟學五十年間狼籍蕭條始克完具人知敬仰俗興禮讓仰副朝廷崇尚之意皆由賢侯一言勉勵之誠所謂王者必世而後仁世德之臣戡定屯難賛成太平者於斯可見矣

侯今由内臺侍御史進拜行臺中執法將南過鄉國請書其事于石乃為說以告之曰惟孔子之教推明至理敦叙彛倫裁成輔相之道修齊治平之方本末具備細大不捐垂憲立極萬古不易孔子明其道而無其位空言無所施後世帝王必需崇尚卿相守令所當奉行雖無禍福之怵誘而從違之間有真禍福存焉固非利害之牽率得失之際實有利害係焉惟其費不可闕乃修而明之審夫切而不可緩故勉而勵焉惟侯出貴種世

胄敦說詩書好尚禮義內剛明而外文雅審事宜而達從政立身揚名已收功于踐履今復以德施之鄉邑可謂善推其所為矣然君子不安于小知而期于大受况天下之事惟宰相臺諫得言得行擴而充之正在今日昔武元衡修治廳壁柳子作記孔道輔以直道進用宋史有傳佞姑欲我記邢邑廟學而已耶易曰茍非其人道不虛行又禮云人存政舉誠能繩武贊文光昭先業克盡世臣之義由一邑以達之天下則道被均弘俾秉

事樞矣僕雖耄將執筆以俟焉大德庚子歲仲冬既望謹記

宜遠樓記

奉聖甄君居敬粤自父祖謹身節用保守恒業以篤實稱鄉里居敬尚文雅喜交遊襟韻洒落義氣所在略無凝滯始來居燕都城善心計而擁高貲者甚夥門廬服玩例尚修潔居敬一旦以僑寓遣迹其間不肯碌碌出人後於所栖息起構小樓華而不侈高而不危雖處市

壓闤闠之間頓出車馬雜喧之境予以合集明聲暢適幽懷請名于予乃取六一居士天寒山色之句扁之曰宜遠詢義何居復語之曰樓之為用便爽塏而向高明必占據形勢之雄坐得溪山之勝予嘗登斯樓憑欄四顧金城千雉青山三面環繞拱峙嵐光翠色令人顧挹不暇朝暮陰晴變態百出或横脩眉於天宇或出寸碧於雲間雖呈妍貢奇於百里之外不煩躡吾之屐拄彼之笏雙目以之增明詩脾為之借潤矣其於幽遠不亦

宜乎此將形於外者如是其係於内者又有大於是者焉甄氏先世既以篤實稱其積累之厚藴蓄之深遠居淑而後發之今既崇基構而勤丹雘矣復能傳訓子孫俾為學止善奉承罔替則締構鞏固傳示永遠亦以宜矣傳稱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富有曰苟美矣又君子創立基業必垂緒於後其是之謂與居淑恩而謝曰有是哉問一知二皆僕所未聞也請書其詞庸為警戒又何俟燕雀之賀成請善禱於張老也大德辛丑

歲十一月廿一日秋澗老人記

移忠堂記

王全州之子允宗敏愿通粹有麟趾雅厚今為魏府別駕一日拱而言曰維先祖驃騎府君起隴畝際風雲奮從戎列校河朔於百戰之餘以至出建大旆入貳行臺橐兕棨戟總制魏師者四十餘年惟是一二堂廬咨平昔所晏息諸孫無所肖侶承藉德蔭乃今有光永言追思於維則尚未也幸憲使惠顧念其貽孫之謀燕翼之

厚為題扁以示來者俾子孫衛訓嗣服蔚為矜式敢再拜以請余仰而嘆俯而思曰有是哉何其孝之純也夫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于顯親顯親莫大於立身揚名立身揚名莫重於忠述事盖一致二極臣子之忠孝也傳不云乎教之孝所以求其忠也嗚呼忠之為用至矣故居家則盡心於親進官則竭力於上與友交而言信為人謀而盡識莅政則有恪戰陳則有勇其見諸日用間者能是一本夫愛之深孝之極也舍是將何所取

則焉吾已見汝乃祖府君持心二極屬搶攘之際奮勇畧為先迨分定之後篤忠義為本其奇勲茂績紀太常而勤景鐘者可謂立身揚名之道昭矣汝父嘉議君復能篤繼忠貞勤勞王事其振肅臺憲栫循殊方冠冕於天朝也行有日矣豈非由孝而忠自忠而有立耶將有煒前光濟厥美者責不在吾子乎故題之曰移忠蓋取孝於親則可以移其忠於君之義也若夫親安而氣愉家理而官治友信而謀成吾子行焉綽有餘裕尤當勉

其所已行而進其所未至俾親顯而名益揚身立而道愈彰蔓為百世無窮之傳可也異時有登斯堂讀斯文慕樂昌之風而興起者將見為是堂一致二極之本又何啻王氏之類也哉於是乎書

遊東山記

至元辛巳歳春三月余按部黎陽膏澍連朝明日夏孟丙寅朔天宇開霽大伾堆阜景風明瀅畫如也拉友人宋祺洎諸屬吏囊筆載酒來遊茲山遂自西南觭而陟

沮拡岳祠下旣祝香步上中層至鴻濛亭址讀刺史邊
元勲亭記文甚奇麗稍北至中頂頂𫝑東行即李魏公
中帳蓋伭之絶巔也山形再成峻層石壇稍東北行不
百步陰崕崎嶇扶掖而下憩龍竇巔上少焉降覩西陽
明洞記開元間山人李真題名筆𫝑飄逸有焦山鶴銘
風格其西龍崕方廣天然而龕上竅極大盤旋如螺㲉
然邃頂而去窅不知其幾何也意者山澤通氣此正大
伭口鼻唅呀吐納之所非有異也宣和以侯爵錫之不

發於妥溢乎盤礴久之下山適靈昌諸君繼至尋前盟也相與稽首彌勒尊像其鐫志本末以寺石考之爲高齊所造無疑左右磨崖題識甚多得魯元翰張浮休賦詠各一周覽既已與客聯鑣東行踰大河故瀆入韋城登紫金山觀仙人拖裙石石水蒼色若昏雨流雯華漬猥誠若礴積狀者其面有元豐政和題記點刻幾漫皆奇筆也遂探白金泉瞰玉女洞口旁勒建安人徐閎中泉眼銘雨蘚糢糊略辨首尾於是濟巔會勝主人取軟

脚例開罇連酌觴咏繞交幽懷共暢不知山蹊之迂登頓之勞也既而寒日下悲風來遥經北麓穿蒼城按觀隋唐廪制未刻入自北門讌羣賔於清白堂酒數行張鄭諸君舉觴屬予曰今日之遊樂且有融盍賡而來似非偶然第遷變以來三山濯濯等爲丘垤其能極宣城之賞當子長之遊乎然山以賢稱境緣人勝如赤壁斷岸也蘇子再賦而秀發江山峴首瘴嶺也羊公一登而名垂宇宙況茲山也名載夏書功存禹跡闕河大地形

勢依然斯行也垂索偕來相戲而去幸吾子筆之歸為兩郡光且紀蒼烟寂寞之會仍得遺名其間為他年林下故事非偶然者不爾甘逋客廻俗駕幾何不為疊嶂攢譏山靈見謝也耶

唐建昌陵石麟記

唐昭慶陵在新隆平縣南十有三里使相鄉王尹里其石儀一十八事儼然具在內二石麟身首蹄鬣一與馬同弟趣頗有骼突出肉藏鬣其端所謂示其武而不用

者也兩髆雲艷光拂鬃鬣尾上揭類牛而短雖兩觟糢糊雯華剥裂而制度精絶可愛傳曰麟四靈之瑞麕身牛尾一角五采色備王者至仁則被應而出又云視明禮修則至今刻像列諸陵闕豈顯夫祖宗生有至德没備盛飾以表其仁厚故耶既而入東南指提讀開元十三年縣尉楊晉所撰碑頌蓋知為唐皇祖宣簡公懿王陵墓也儀鳳元年高宗追謚尊號宣簡曰宣皇帝陵曰建昌懿王曰光皇帝陵曰延光仍配守衛者三千人勑

彖成令專知檢校州刺史歲别一廵其石儀之制固當追尊崇建歲作也寺即總章間立頌曰光業由是而觀其肅奉之嚴守衛之盛累聖明禋之禮郊歌時薦之儀固云極矣今陵園湮滅無復所見有荒烟野田而已嗚呼盛極則隨衰藏侈則厚發此必然理也上世葬之中野不封不樹何摸金暴骼之有文質中判古不能復然則何為而可漢之灞陵其中制乎至元十九年壬午歲夏六月十九日秋澗王惲記

汎海小録

日本蓋倭之别種惡其名不雅乃改今號其國在洋海之東所屬州六十有八居近日出故曰日本國王一姓宋雍熙初已傳六十四世中多女主今所立其氏云大元至元九年上遣秘監趙良弼通好其國次對馬島拒而不納十七年己卯冬十一月我師東伐明年夏四月次合浦縣西岸入海東行約二百里過拒濟島又千三三里至吐剌忽苫倭俗呼島為苫又二千七里抵對馬

島又六百里踰一岐島又四百里入容甫口西又二百七十里至三神山其山峻削峯環繞海心望之欝然爲碧㶊嵤也上無雜木惟梅竹靈藥松檜桫羅等樹其俗多徐姓者自云皆君房之後君房徐福字海中諸嶼此最秀麗方廣十洲記所謂海東北岸扶桑蓬丘瀛州周方千里者也又訖洋中之物莫鉅于魚其背鬣矗然山立彌亘不盡所經海波兩圻不合者數日又東行二百里䑶志賀島下與日本兵遇彼大勢結陣不動旋出千人逆

戰數十合者凡兩月我師既捷轉戰而前呼聲勇氣海山震蕩所殺獲十餘萬人擒太宰滕原少卿弟宗資盖全宋時朝獻僧奝然後也兵仗有弓刀甲而無戈矛騎兵結束殊精甲往往以黄金為之絡珠琲者甚衆刀製長極犀鋭洞物而過但弓以木為之矢雖長不能遠人則勇敢視死不畏自志賀東岸前去太宰府三百里捷則一舍而近自此皆陸地無事舟楫若大兵長驅足成破竹之舉惜哉志賀西岸不百里有島曰毗蘭俗呼為

髑髏即我大軍連泊遇風處也時大小船艦多為波浪揃觸而碎惟句麗船堅得全遂班師西還是年八月五日也往返凡十月省大帥實都副察呼次李都師守山次宋降將范殿帥文虎總二十三南一十三隋唐以來出師之盛未之見也

秋澗集卷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秋澗集卷四十二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識熙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蔡本崇

秋澗集卷四十二

元　王惲　撰

序

南鄘諸君會射序

君子之學貴乎有用不志於用雖曰未學可也聖門之藝有六而射為重蓋射者男子之事志有事於四方也近歲南鄘諸君于二仲月肄諸射事予雖不敏亦從事

其間嗚呼鄉飲廢而長幼之序乖大射廢而君臣之義缺今之去古也遠矣欲人之知禮也難矣茲射也匪曰嬉遊為樂將少長是序匪曰僥倖為得將心體是正匪曰致遠為功將中鵠為善匪勝己是怨反諸己為賢匪酒醴是嗜而辭讓為恭匪多筭為能而進退可度夫如是其於修盛德遠不肖習威儀復鄉飲而適世用不由斯而有漸乎若夫野曠天清露禾棲畝霜氣折膠秋聲厲木土氣充而耦同燕角勁而寒裂張侯去百步之外

揖遜務君子之爭得之心應之手箭如鴻咔羽若星飛雖未敏及參連神凝刻注追騶虞牧野之風致矍相堵牆之觀庶幾繹己之志張本乎四方之事誠君子有用之一端也孔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矧君子正己之具也哉因序其事而賡之以歌歌曰

古道下散文武岐中原氣折兵塵飛四郊多壘乃我責誰云武事非吾知不見東家矍相事當年凜凜無全齊

丈夫況當志四方射先禄後非吾敢只今天地一射圃國俗靡靡從風披圖書束置奎宿黷弧矢高射騰寒輝冥冥天道旣如此智者相時行所宜又不見臺城陷辱古所嗤舞干不捄高皇危諸人清談不適用晉室竟隨東門機乃知六藝射尤重世不可廢誠有為寄謝一丁相誚予恐人迂乃坐書癡

投壺引

古之人心正意誠之學無或不在也予於投壺見之矣

壺之義三代之遺制也自諸侯至於卿大夫靡不行焉或堂或庭野外軍中必設兩階以明賓主之禮置壺楹間取其中也北面受矢尊其賓也兩黨相向北其誠也絃以貍首殺其等也鼓以魯薛節其事也勝欲不勝養弗能也司射申誡儆其慢也若夫左右盍簪臨壺荷矢身跛倚則壺不相直也氣渙散則志不能定也手不端則矢弗能順也必也心正意誠神凝於內坐與壺相當扶與矢相應故的然而中無過不及之差豈非誠心正

已之道歟且古之為學怠惰之氣不設於身其或少焉必有休息之具曾不以奇技淫巧令人心蕩而狂也故壼之義有足尚焉然壼亦兵象也與射禮畧同蓋兵凶戰危人情之所惡燕飲娛賔人心之所欲也先王因其所欲而寓其所惡於其中俾樂為之不厭則平日之所尚乃異時之所用也且漢唐以來博戲之事多矣獨奕之技行於今不廢然迹其用心傾危抵巇一著一機司明以之眊亂靈臺為之撓搶必決其存亡而後已傳曰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術之不善擇也如此悲夫子自憲臺秩滿居閒不出者動涉旬朔時雨霽堂廬清停披之餘無以休息用此以佐雅歌之樂庶幾動靜周旋其心一出於正方之既飽而嬉莫知所向者其賢乎哉其賢乎哉至元辛未夏六月望日序

遊洄溪序

夫燕遊觀覽蓋所以增放曠而攄煩滯也故君子所不廢焉歲戊辰夏四月既望時雨霽景氣清嘉苗擢秀二

麥含實翰林先生拉二三子聯騎出郭由郡之西南按轡原隰周覽物華既而棹鞅東首尋盟泂溪之上於是步蘭皐俯清流蔭佳樹藉碧草鳥嚶嚶而遺音魚躍躍以騰水飛鳴潛泳各遂所宜悠然之思與淵流俱而莫際其涯渾灝之氣與造物遊而不知其所極先生曰吁樂哉斯遊也於是談麈屑飛朱絃聲渺從容質問不覺前席二三子怡然洽所歡充然有所得不知老之將至日之云夕也風乎詠歸又何啻遺塵袪而攄壅鬱者哉

因援毫為之序

帝王鏡略序

東萊云六藝文學者之大端也其次莫如史然則史書浩博自遷固而下不啻數百萬言學者雖資禀精強至於極其致而得其要者或寡矣矧童子初學者歟近讀遺山先生鏡略書所謂立片言而得要者也其馳騁上下數千載之間綜理繁會數百萬言之內駢以四言叶以音韵世數代謝如指諸掌歷代之能事畢矣然先生

北渡後力以斯文為已任孰謂斵大材而就小室抵和璞而輝丘陵者乎是書之出若為童蒙學習者之所設也然傳不云乎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循序而進有不可躐等者士人張敬叔貧而好學家藏是書今刋之以廣其傳亦可以見其用心焉爾彼初學者一旦心志通達由堂入奥又且得博觀約取之法焉是則一鏡之畧不為小補者也至元四年歲丁夘重午前二日題

王氏藏書目録序

河南房邑王氏為衛之著姓百有餘年祖宗以孝友相傳略無長物逮先君思淵子北渡後亦不治生產怡然以閉戶讀書為業聞一異書惟恐弗及其弱冠時先君氣志精強目覽手筆日且萬字不下年得書數千卷或者曰藏書如是尚爾為先子曰吾老矣為子孫計耳有能受而行之吾世其庶矣乎世人知榮保其爵禄不知一失足赤吾之族知富寶其金玉不知一慢藏已為盜所目

也何若保書之為寶乎若子若孫由是而之焉為卿相為牧守為善人為君子上以致君澤民下以立身行道其在於是矣由是而觀先君立世之志貽厥之謀何其遠且大哉嗚呼先君去世將近二紀不肖某今年四十有一遺言在耳遺書在櫝感念平昔不覺泣下因復慨嘆仕不為進退足自樂蓋所恃者此爾然置之而不力其讀讀之而不踐其道與無書等矣傳曰遺子黄金滿籯不如教之一經此誠先君之志也可不懋敬之哉

至元四年秋七月曝書於庭與兒子孺校而帙之則各從其類也述書傳目録叙

汲郡圖志引

客有過僕而問曰子之經求衛事纂集圖史所向欲何為哉僕應之曰述先君之志也昔先子無恙時嘗訓某曰衛有圖經舊矣北渡以來百訪而不一見世郡人也生於斯長於斯宦學於斯聚族屬於斯由宋而金而皇朝百有五十餘祀不謂之遺俗可乎且衛得天中桑土

之野北通燕趙南走京洛太行峙其西大河經其南河山之間盤盤焉一都會也及論其郡國之本末輿地之因革牧守政教之賢否土產風俗之醇醨山澤利益之隱顯人物古今之盛衰則藐然不知責將誰歸至如淇水名川也而指為李河銅關近防也而曰壁列門羌公顯號也而曰康叔塚殷溪明表也而稱太公泉共城伯國也而曰段天子城趙越太守也而曰越王墓淇口會亭也而曰衞新臺罔名博望而記張騫山號仙翁而歸

葛氏睞獲嘉而曰故城以傾方而作傾丘枋裹而為枋頭而又汲水湮而無聞金堤蕩而失據其甚則白圭訛而為雞黒麓謬而為鹿迷惑忘返以至於斯可勝嘆哉是皆吾平昔欲正之而不忘者也吾老矣終當畢此一事付之青箱無幾先君捐館雅志罔就嗚呼痛哉中統建元之三年予自堂吏來歸閒中紬繹經史得先人所藏遺書淚洒行間慨嘆久之曰精爽不昧有繼志述事庶少慰爾於是聚書一室研精致思蟬蠹羣言外則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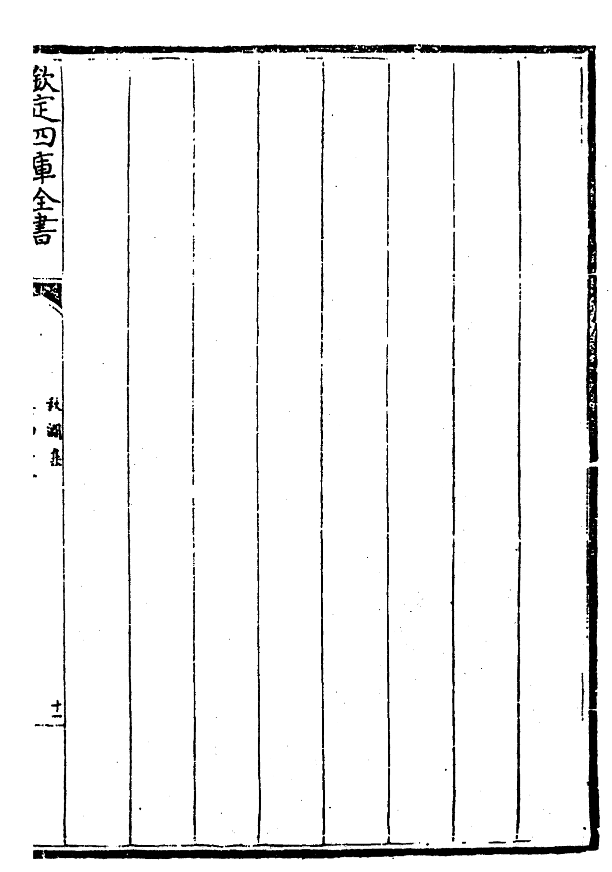
諸者宿雜採傳記碑刻復為按行屬邑以覆其所得噫
汲雄望也自康叔迄今幾二千餘歲其幽光潛德靈蹤
盛跡隨陵谷起滅不可殫紀徵文獻則墜簡已亡懷舊
俗則高年無幾瞻言丘壠旌紀寂寥不肖何人能發越
其間哉然先子遺教不可墜也良史所載傳信後也故
特取其人物政教風俗關於治亂為後世之法者羣分
而類聚之復著辯論等篇凡若干卷題之曰汲郡志曰
郡者何包上下而言也書成因自笑曰諺有之家畜獎

帚享之千金其不肖之謂歟然非敢示諸作者庶幾來者志存肯構其治梓作室以是為樸斵垣墉之始丹雘塈茨之本可乎容唯而退時至元丙寅秋九月重陽日引

會玉簪花詩序

玉簪花之名品也然唐宋以來騷人賦客歌詠不多見豈花之種昌於近代歟較其繁昌在京師為冣盛豈花之性憙涼風土使之然耶當其庭軒暑退幽砌涼新翠

筵高聳瑶花𢧐陳湛露氣於碧霄映仙姿于月户素影以之輕盈芳心為之容與至若肌膚綽約來姑仙也緑雲婆娑墜曉鬟也幽香濃遠渺不知其幾許也其畏景便陰低昂倚佇意韻飄瀟如欲輕舉所謂玉華同駕紛簪導以何翩風標可人占高秋而原闕



所安神不爲之餒而敢告
來者能永遵儀法不惟德歸於厚有以見吾皇考繼述
啟廸之方祖妣承家守節揚厲無窮之意也至元三十
年夏四月翰林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裔孫
惲百拜而爲之序

南陽府端芝詩卷序

天地之大氣無不周也其至和純粹之極隨德感召而禎祥之故應於上則有卿雲景星發於下則有醴泉芝草芝之為物尤瑞然產之不恒秀之而特異者蓋不一二數焉完顏公尹南陽之明年有芝產於方城民家凡四本誠秀麗而殊常者也其駢枝連葉突如雲興幢然蓋植有累至十六七者英華暟暟顏如渥丹可翫而愛郡之吏民視履考祥奔走庭下咸謂公視事以來行有以召之故也如役使時而田里安賦斂均而物情允瘢痏

者為之息肩苞體者使之不夭是慈祥愷悌之方拊循惠養之實浹洽備至感召休徵物效靈光者也公曰方今王澤丕流皇風遠暢意者仁厚之化行乎江漢或者衣被草木昭回光而為開先之兆也昭昭矣予何敢以當之即簉置以聞衆復曰非常之瑞歸美於上臣分當然茀産於鄰郊它邑而呈祥於提封涵濡之下不蒸於顛枿棟隆而擢芳於陂澤野人之圃亦由布宣中和導揚德化下克靈承之自也是不可無聞於後遂繪彩靈

婆求太史紀瑞者屬之俾上以頌天休滋至之繁下以見郡守惟良之美適余將事在申因其請樂為書之卷端

文府英華叙

僕自弱冠時從永年先生問學先生以科舉既廢士之特立者當以有用之學為心於是日就通鑑中命題或有其義而亡其辭或存其辭而意不至者課之以為日業雖云此何時也然觀多事之際斯文有不可廢焉者

小子其勉旃及長年以來綿立世故愈知先生之言為有徵至元三年予自魯返衛居閒痛悼隨祿日以書史振勵厥志因觀古人臨大節處大事征伐號令渙汗云為之際含章時發以之功業成而聲名白者良竊慨慕焉遂斷自戰國以上迄於金取其文字粲然適用於當世觀法於後來者得若干首題曰文府英華非敢妄意去取第類集以廣怡悅其或從事力列屬辭比事庶有效於時實自先生之教之中來也是不可不序四年丁

外秋孟三日引

宋總尹母夫人慶八秩詩序

人與天地參所貴者生所欲者壽福全德卲此又壽者之可樂也予宦遊燕朔接世家甚多至於享高年之安具五福之慶者總尹宋君母夫人其一也夫人姓魏氏濟南人出膏浸醲薰世為名族及歸處士貞順儉約被服僮僮早夜以中饋是承處士姿沖適樂易以文儒重一時為中令耶律公所知意賓客樂施于尊俎談詠有

承平故家風味故軒車填咽鶴蓋交陰於門者無虛日夫人躬儉內助壼儀有則賔至率擊鮮供具佳肴名醸齊潔嚴整未嘗計家有無俾不足於賔所也處士嘗與客語夂夫人適於户間有所聞客去即曰直諒易言我雖誠人則有愛惡焉再思可也其順成輔佐君子至意類多此四子俱教之讀書雖出就外傅庭訓之際以孝弟忠信為主曰孝者行之源悌者順之至忠者臣道之極信又朋友所須以成者立身揚名本其在於是汝等

敬之勉之古稱陰教有助夫人之謂也長曰漢臣河南府路總管忠勤長厚不類今人次魯臣愿而克家恬於仕進次唐臣才碩有幹局侍儀司法物庫使次楚臣博學多藝能有處士風上邸潛時以琴阮侍左右有年今以致養日嚴為事夫人今年壽登八秩康寧精爽髮微艾容睟然飲啖如五六十人歲時拜慶子孫㳽前斑衣綵袖雁行玉立其團圞香火之情雍肅閨門之化融融洩洩萃於一堂之上不謂福全德卹可乎吾是知二南

美化本於正始而有麟趾鵲巢之應洪範之九五根於攸好德一言而壽為五福之尊禎祥有自於宋氏槩可見矣求諸公賦詩歌詠其可貴可樂之美屬惲而為之序

總尹湯侯月臺圖詩序

蘇門山水明秀為天下甲蓋有東南佳麗瀟洒之勝而無畀溼蒸炎之苦誠中州之江南也湧金門外西南行三里而近曰蘇氏别墅中有大石月如周列座鼓八囙

得名曰月臺其形勝大槩溪環竹外山倚雲旓空翠湖光動盪無際蒼烟白鳥容與鳴集渡野彴穿林篁而入中鑿蓮塘削方洲構亭其上青梅蒼檜四面間植竒花異卉繡錯其下牡丹臺酴醿洞又為東西別圃春則醉其香夏則清其暑秋月可玩冬梅可探而賞也四時之景皆新而其樂亦無窮也暮春初郡人遊歷始於百泉曉翠經栁湖雙塘梅溪而南迄焉止息故共頭月臺實為一方首尾之冠至元丙子春予自晉東還取道共城

友人於馬觴予為一日留覩其廢磑修復堰溪高敞雲烟竹樹光賁疇昔詢之知為府尹湯侯易而主也是年冬與湯會燕出所繪月臺圖且曰為仕宦牽率罔獲徜徉其間以遂初心今欲求諸公題詠庶見其素藴雖南北東西時得展玩猶一到其中也吾子為我序之嘗念天壤間佳境幽人勝士樂之而不能有豪宗貴族有之而不暇樂三十載間吾見此四易主矣不知當時賓從輪蹄凡幾往返得窮雲烟魚鳥之趣彼幽人勝士暢情

適意不以物之有無為樂而貴游豪宗雖有之能遂其樂而樂方為己有雖然今君以才術通顯投功名之會膺長沙方岳之寄而能以此為懷豈他時倦游知止之心急流勇退之舉將張本於斯歟十四年上元日序

博古要覽序

予性澹癖無他嗜好獨於古彝器愛而不置雖造次必摩挲瞪視辨其銘欵為何代何物間有所得則悚然起敬想見當時氣象令人有不能已者第所見不廣究其

義未詳耳十四年春余入翰林四十有七日侍左丞相耶律公於玉堂坐間出宣和博古圖三十卷示予因假以歸與院史趙復取鐘鼎韻歐陽子薛尚功款誌呂氏博古李厚舒考古等圖參讀而節約之覩其制作之精徵錫用之所以篆籀之古而不苟文章之雅而不迫取物象形垂徵萬世其為法深且遠矣因念三代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是器斯可矣刻微辭奥旨引據考證於昭槩著生平所疑前賢或闕而莫可致詰者一覽而盡得

怡然理順渙焉氷釋筆削既已從其類而作若干卷題之曰博古要覽客有過而笑曰子之學棄俗尚從寂寞惟恐其不古也其如適越而冠章甫何予應之曰不然方今明天子御極神聖慈武撫四海而有之禮器縟興將維新是圖一日告功神明郊祀饗獻之禮行有每事而問者據所得而告之曰此鼎也彝也卣也匜也爵也罍也犧也象也如是而已其於魯兩生間安知無一日之長乎客笑而退於是書以為序

書畫目録序

登崑崙之墟者知宇宙之大臨滄海之淵者見魚龍之富故達人大觀必於物之所萃而致意焉乃能窮古今之變極天下之觀否則與管窺等耳若夫歷代之法書名畫唐以太宗嗜好之篤宋以徽廟耽湎之甚搜訪百至品第裝潢比三代傳寶至陪葬昭陵閟藏内殿仍置官典校署之曰秘府何其崇哉當時自非寵錫貴近賜觀諸王恩欲頫首一窺胡可得已且唐迄今五百有餘

歲幸而存者又無幾唐亡而五季宋殘而金源氏金滅而國朝興其間兵亂相繼散亡劘燼又不可勝紀聖天子御極十有八年當至元丙子春正月江左平冬十二月圖書禮器並送京師勑平章太原張公兼領監事仍以故左丞相忠武史公子杠爲之貳尋詔許京朝士假觀予適調官都下日飽食無事遂與左山商台符叩閣披閱者竟日凡得二百餘幅書字一百四十七幅畫八十一幅怡然有所得冲然釋所願精爽洞達滯思爲一攄所謂升崑巔

而見洪荒之大俯溟渤而駭光怪之多也嗚呼三光五岳之氣絪緼盤礴發於人為精華傳於代為英物以數百載萃聚蘊藏之盛積而為崇丘滄而為淵府一旦顯顯然拭目而觀可謂千載一遇也因念人與事機其會與否皆有數存其間九年春予一夕夢謁平章張公名易字仲一太原人於府第之東堂酒數行發書一櫃示予皆彩圖繪本金文玉牒今觀中秘所有璀璨輝赫與夢中所見者盡同吁亦異哉傳曰嗜欲将至有開必先信哉斯言

也作書畫目録序

故翰林學士河東南北路宣撫使張公挽詩序

歳甲寅冬先生奉故經略史公委過衛輝以諸生贄文上謁承顧睞獨異廹中統辛酉先生自河東宣撫改授翰林學士兼中書省叅議其秋惲亦以都司就列機務之暇接論恩殊欵至元二年公以前東平宣慰起復簽山東等路行省事適惲從事在魯又奉閑燕者兩月六年己巳冬不肖膺御史辟出真定候公於頤齋尊酒從

容言笑竟日因及西臺故事時公精力未衰慨然經世之懷尚眷眷不置也厥後惲官平陽飫聞公鎮撫時政蹟章章在人心不去者甚悉私念自甲寅迄壬申歲廿年間與公會合者五聯事者再似不偶然也故知公為頗詳公資剛嚴有經濟器業遇事風生果於斷畫其廷議愷切矯矯有長孺志節至扶善良嫉姦惡又似夫王義方對仗時辭氣生平素蘊在河東展也盡至今三晉間愛仰如神明乃以霹靂手目焉雖時致齟齬其耿耿

自信不疑者氣終不少下公殁後三年甥王草來過進惟疇昔愴然動零落丘山之感余亦為歔欷也想遺直之不復悼斯文之如綫勉為哀挽庶荅顧遇知己之厚且待封龍招來之些魂而有靈鑒茲哀悃公字耀卿姓張氏太原友城人早與進士聲籍場屋既而以臺掾進為人儀觀秀偉山立揚休望而知為正人端士壽八十終鎮州順齋其自號云不書名貴之也至元丁丑秋謹序

趙德明母劉氏慶八十詩序

人皆以壽為樂然使吾親壽壽而康寧兹人子之至樂也鼓邑趙君德明予官晉府時幕從事也每與之接不下帶而存者皆和氣愉色其臨事行已洞洞屬屬若持盈奉玉惟恐弗勝予異之而不及問戊寅春會京師稱其母劉氏金進士都水監勾之女襄縣簿耆德唐甫之妹年雖高聰明安健紉縫在手不持杖作筋力先懷遠府君不幸早世三十年間昶暨二弟靖炳頻試所歷及

有孫六人女孫二人重孫二重女孫六同居無間言是
皆母氏慈愛恭儉陰教有方之力也昶等不肖愧弗能
紆青拖紫儋爵錫圭以顯榮為養用報劬勞之德今歲
壽開八秩將南歸省慶尚賴賢士大夫見之歌詠歸慰
母心以為閭里光予告之曰壽福富貴衆人之所欲也
若今之富貴似可求而得惟壽與福命之於天不可幸
而致彼高明家雖三牲日養未免使親有顧慮可憂之
感崇高而安者子孫多親不逮之嘆今君職雖卑祿雖

滸與仲弟輩怡然以志為養其樂也融融吾知案上一杯蔌水過於吾鼎七牢矣時也恒山之陽滹池之濱風和而晝明鳥嚶而葉粲緑萱婆娑於堂背舞袖斕斑於膝下朝而倚其門夕而倚其廬俟子之來歸君其行矣試以吾言語之鄉人而曽閲和樂之氣將有聞風而興起者焉至元十五年季春清明日序

潔古老人注難經序

醫之有難素猶六經之有春秋易也書雖盡言言不極

意神而化之存乎其人潔古張先生醫師之大學也以是書注釋雖博未免有仁智殊見體用不同之問於是研思凝神探索玄奥發遺意於太素之初出妙理於諸家之表使體用一源得失兩判復隨其疾證附以禁忌方論述經解廿四卷先生高弟東垣老人以其書授羅君謙甫兵後文多墜簡及得田氏口傳易水遺旨百餘條道補脱漏遂為完書予嘗觀其旨要顧天下之事未有不極其理而能臻于妙者矧醫術精微主司萬命性

其至精非一世之所能備惟其至微非一賢之所能窮故軒岐開天如大易之書其卦越人撮要猶三傳之贊其經迨潔古講解古今之善傳注之能事畢矣誠生民之命脉醫學之淵會也嗚呼醫固難事學即能至至於提挈造化會歸一身如秦扁闚五臟而洞癥結察形聲而辨死生推原本自心融手應坐収神聖康濟之功要以理明學博精詣其極有不期然而然者其功用之實咸在是書學者宜盡心焉而太史公稱扁之術得於餌

桑君之藥飲上池之水特以診視為名恐末之思爾謙甫將板行以壽其傳求題諸篇端予嘉其學術及物之外能光昭師道如是可謂知本也已先生諱元素易水人潔古其自號云至元十七年歲次庚辰中伏日序

宋東溪墨梅圖序

性之所得於天有不行而至不學而能者況托物游藝意存所寓者哉總尹漢臣善寫梅樂之終身而不厭且梅以墨繪黷淡枯寂無聲色臭味可嗜而悦蓋性之所

得有不容自已者余嘗踏雪過南塘入東閤主人開尊小酌醉中出示所製溪雪春風等圖亦以淡僻故為把玩者久之覺冷香疎影動蕩於几案間令人翛然有孤山蘺落之想後考試洛陽復與君會府署之梅花堂庭之所植者皆是也因舉觴相屬曰永南梅之淵藪又久官於此殆將俾使君移船花光臻超然之極致耶東歸悉以近作贐予其風味之勝瀟洒之工又非向時吳下矣及入汳解裝盡為好事者索去嗚呼君今已矣梅寧

復得耶其弟唐臣義夫輩追憶風流事亡如存聯綴遺墨求名士夫題詠將昭大兄游藝之美來屬引其端漢臣於余契久且敬故知為人頗詳君天姿誠悃與人交有終始於修身齊家孝友純至一門之中融融怡怡以及於政是知託物寓意於歲寒三友之間者不徒模寫形似俾自得之趣冠時人而名後世也十七年立秋日

秋澗序

新修調元事鑑序

士之有志於道者當以聖人為則有志於天下者當以宰相自期降是夫何言焉然宰相者輔天子坐廟朝經綸一世豈偶然哉是在彼者得之為有命而在我者烏得而不盡之哉況相之為任正己以格君心之非進賢以盡知人之鑑理物以代天地之化權宜以成天下之務尤需以學術而為之先若不學無術則闇於政體是最大臣之所深儆故賢如傅說典學初終聖若周公思兼四事迨夫叔世多故大學之道不明於上爕理化為

權衡論思變成機務相之德業其所存而不亡者幾希矣此事鑑之所以作也嗚呼三代而上如禹益稷契其謨猷德業光極臣道日星麗天尚何議擬故斷自殷周已來終之近代上下千有餘載間其相之賢否具列無遺俾歷朝之用舍一代之安危前後差易咸集於是至若善惡當與詳其所可法惡或可奪書其所由然準以堯契伊周之所行斷以孔孟諸儒之正論間以臆見附之要本德學材識公明正大以道事君為事業經綸之最

至如遭際聖傑不善更化祗以權謀功利為尚雖濟一時而不可多得終非鑑之所先務也僕老矣壯而所期見於世者百不能一必故朝夕覃思是編庶成一書亦畎畝不忘之心也俾後之君子有志於斯民者識前言而明治體稽往行而處事機其於衮職不無少有補焉

至元二十年歲次癸未夏六月十有七日序

顔魯公書譜序

古人以書學名家者甚衆今獨取魯公而譜之者重其

人以有關於風教故也兼公之書上則窺三蒼之餘烈中則造二王之微妙下則極古今書法之變復濟之以文章氣節之美故後人作之終莫能及東坡云評書兼論其平生苟非其人雖工不貴昔莆陽鄭樵嘗集公代有金石刻得七十有五予之耳聞目覩洎有其名而亡其書者得六十有二備録家藏實有五十有一只以澹僻酷愛營求三十年之久纔所得如是念其嗜之無力自非奇緣物聚於所好亦已難矣嗚呼公之書今存於

世者無幾加之歲刓月敝有磨滅而已可勝惜哉若夫千金之璧為世重寶人能碎而不斷者以求而可復有也若公之書寧復再得邪故余作譜按公春秋與所書碑刻歲月官封詳考而次第之俾觀者知公之書因物賦形變態百出其胷中忠義之氣葱葱鬱鬱散於筆墨之間者至終老而不少衰所謂止見性情不見文字令人想見當時氣象有興起而不能已者是不亦關於風教者乎譜既成客有過予而問曰二王乃真行之祖顏

陳縱横曾不踰矩曷若即而為法乎余曰不然孔子吾徒之願學也然升堂入室固當有序若即此而求臨池之妙則思過半矣客謝而退至元癸未得伏日序

衛生寶鑑序

醫與造化參學之精者為難至著書垂訓冀後世必然之用者為尤難羅君謙甫東垣先生之高弟嘗謂予言初授簡席下東垣曰汝將為為人之學歟聞道之士歟請曰徒雖不敏幸蒙先生與教理之深詣乃所願也故十

年間雖祁寒盛暑親炙不少輟直積力久盡傳其秘淑不傳之妙大抵人之疢疾不外夫陰陽變徵我能叅兩間會一身推窮其所受根源方為可爾用是以所得驗於日用之間如敵在目中然後審藥為攻未嘗不如吾之所必取也因集為一書題曰衞生寳鑑曰辨誤者證世之差謬明其理之所自也曰擇方者别夫藥之精粗寒燠以酌其疾證之宜否也曰紀驗者述其已之拯料與彼之深淺見其功効之實也僕平生所得者如是吾

子其為我序之予聞醫之為學古聖賢致知格物之一端也軒岐以來難素靈樞等書累數千萬言自非以醫為己任者孰克而究之若羅君者可謂以醫為任而究其理之所自歟昔王彥伯醫聲既白列三四竈煮藥於庭老幼塞門來請彥伯曰熱者飲此寒者飲此風者氣者各飲此初不計其酬謝今羅君亦以道心濟物復能著書埀後冀必然之理其仁心普眼當與彥伯同流其誰曰不然故樂為題其端云至元癸未歲清明日序王彥

伯酉陽雜俎云唐人為道士善醫術

秋澗集卷四十一